

井冈山的盐

■江子

了。在国民党部队升官发财的前途和赴美留学的机会，投奔到这个才成立数年的，至今已陷入缺盐少药境地的组织中，并不是为了生活的安逸与舒坦，乃是为了国家的兴起和百姓的福祉。让他恼怒的是，几个月前在接应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农军向井冈山转移时，被他的湖南桃江县同乡、国民党第八军军长吴尚手下三个团的一颗子弹打中了脚踝，不得不成了红军医院的一名伤员。

必须要干点什么，这是卧病在床的张子清日日琢磨的事。受伤以后，张子清并没有闲着，他时而带领医院里的伤病员一起唱《国际歌》，以鼓励大家在缺盐少药的情况下与伤病作斗争，在慰问即将上手术台而心怀紧张的小战士。当湘赣边界护盐大战的消息传到医院时，张子清觉得自己该加入这场战斗了。

他向医院领导掏出了自己精心保存的一小袋盐，嘱咐他们安排给最需要的人。

作为井冈山最重要的红军指战员之一，张子清的枪伤受到了许多人的牵挂。他的战友和部下去医院看他，都会带上自己用伙食尾巴买下并省下的一小包盐作为礼物。

张子清却从来舍不得用。他把他们送来又推却不住的盐偷偷攒了起来。眼见着自己的伤口越来越溃烂（那颗该死的子弹根本取不出来），他却没用盐给它来一次彻底清洗的打算。直到今天，他把它们贡献了出来。

这样一小袋盐，能清洗多大面积的伤口呢？红军医院那么多受到枪伤的伤员，人人都需要盐的清洗。可大家并不在意。他们知道，那是张师长在病床上向他们发出的一个特别的指令。借着那一小包盐，张师长鼓舞战士们，与他们同在。他告诉大家，我们不仅是伤员，也是战士。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

三

聂槐枚又一次若无其事地向国民党设在茅坪村的关卡走去。她自信这次自己比前两次要老练得多，所有伪装根本看不出破绽，那守关卡的士兵只会像前两次一样把她当作走亲戚的普通农妇放

她过关。可是她失算了。

21岁的聂槐枚是井冈山茅坪仓边村村民谢吉林的妻子。谢吉林是井冈山以袁文才为团长的红32团的一名战士。丈夫参加了军，聂槐枚并没有给丈夫丢人。她参加了革命工作，担任茅坪乡工农兵政府妇女委员，没日没夜地与女红军战士一块下乡做妇女解放的宣传，组织妇女割竹钉、打草鞋，大战来临时组织妇女参加洗衣队和担架队。1929年1月井冈山失守后，聂槐枚跟着丈夫的部队隐蔽在深山老林里。面对国民党设卡对井冈山进行经济封锁，当地群众许多送盐办法都被对手识破，许多人因此惨遭杀害。聂槐枚想出了一个把盐溶化在水中，再把棉衣放进盐水中吸饱盐分，再烘干棉衣，然后把棉衣穿在身上冲关过卡的办法。

聂槐枚这个办法的确不错。大约半个月，她已经两次成功把盐送到山里。战士们只需把她带来的棉衣用水浸泡，再将水煮干，就可以得到白花花的盐。

聂槐枚满以为自己找到了万无一失的送盐的好办法。不幸的是，就在第三次她来到茅坪村的关卡前，守关的国民党士兵发现了她，并且对她产生了怀疑，把她带回去审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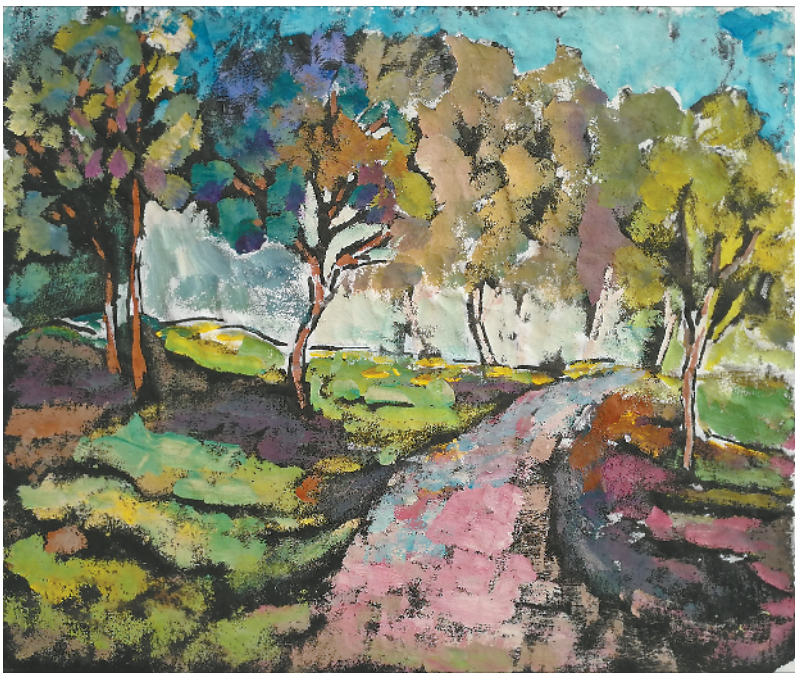
他们问她去哪里，她回答说走亲戚。他们问她亲戚叫啥名住在哪个村，她却回答不上来。

国民党兵把聂槐枚枪杀在茅坪坝上。枪响时刻，在那件棉衣上，她的血与隐身的盐奋力拥抱，仿佛青春与理想相依相偎，生命向信念激情托付，冰雪中一对恋人至死不渝。

这个巧妙送盐的故事是不是似曾相识？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潘冬子就是用的这个办法。发明了通过盐溶化的方式送盐的聂槐枚也像一颗盐一样，溶化在大河一般壮阔的中国革命里。

四

1928年冬，井冈山脚下的遂川县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内热闹非凡。一些战士正在分发东西。许多群众在等着叫名字。他们的脸上充满了过年一般的喜悦。原来，是红军又打土豪了。并且这一次收获颇丰，井冈山最珍贵的盐成了这次打土豪最大的战利品。一个穿着打了补丁的灰色军装的干部对大家说，红军缺盐，但考虑到快过年了，家家也需要盐，决



美丽家园(彩墨画)

褚雁作

定把一部分盐分给大家。

曾经担任遂川县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主席的李尚发也分到了盐，用一个小小的棕色陶罐装着，不用掂量，李尚发也知道这盐不会超过两斤。李尚发领着陶罐回到家里。他的妻子看到了盐，高兴得唠叨不停：娃儿好久没吃到盐，腿都肿起来了，这次可以缓缓了。家里的老母鸡杀了，可以用盐腌起来……

李尚发却告诉妻子不能打这罐盐的主意。他知道几十里外的井冈山正缺盐，留着这罐盐不定啥时就能派上用场。他知道国民党正在发动又一次会剿，接下来的日子会更难熬。盐说不定就是最紧缺的物资……

不料那一年春节还没到来，井冈山就传出红军主力下山、根据地由国民党18个团疯狂围剿后失守、井冈山根据地反复被国民党烧杀的消息。

为防止这罐珍贵的盐落入敌手，李尚发在自家屋后的一棵老杉树下挖了个洞，将盐罐埋入洞中。然后，他带着家人躲进了深山。

李尚发一家躲过了浩劫。他们在血雨腥风的历史中活了下来。30年后的1959年，已经变成了老李的井冈山敬老院院长李尚发得知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兴建，馆藏陈列物正在紧锣密鼓地征集之中，立即想起了他家后山那棵老杉树下的盐罐子，连忙赶回家挖了出来，捐给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这罐盐现在陈列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被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那是一只普通的陶罐。它的腹部上方还有一条很明显的裂缝。里面的盐，表面早已结成灰黑色的晶体。

这样的盐，肯定是不能食用了，但它已经不再是一罐普通的盐，而是一个井冈山历史的象征物。那有着裂缝的罐子包裹着盐粒，多像革命时期忍着伤口的人民全力护佑着随时准备为建立新中国牺牲生命的子弟兵。它蕴含的意义，就像一本历史教科书一样丰富——它验证着那段峥嵘岁月人民军队的初心和军民的鱼水关系，默默诉说着井冈山这座意义非凡的山的死生与爱恨、牺牲与奉献，苦难与荣光。

有机会上井冈山，去革命博物馆看看那罐盐吧。它的丰富养分，足够滋养我们每一个人。

安谧辽阔的大草原上，牧民扬鞭，牛羊成群，青草阵阵飘香。

地下，“龙宫”深处的装检官兵，像呵护婴儿般对“国宝”进行反复检测维护，一场稳准精细的战斗正在进行。

“已经3个通宵了，张总工怎么还不出来……”车窗外，伴着时间的推移，气氛紧张得仿佛凝固了。

“这次检验我来！我是工作组组长。”会上，工程师张德富大马金刀地往马扎上一坐，不容置疑地说。这个被大家誉为“和死神共舞”的任务，又一次被张德富当仁不让地“占领”。

底下自然是没人吱声——老张的脾气谁都知道，他定下来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更何况这是一个大项任务。

一个人的操作，关乎“国宝”的命运。张德富右手握着雷管，左手把着检测仪，双眼瞪着指甲盖大的“雷口”，连大气都不敢出。装到第2个的时候，汗水已经浸湿了工作服。装到第4个的时候，老张不得不稍作停顿——他需要短暂的休息，来舒缓紧绷的神经。就这样，老张吃住都在洞内，陪着雷管与火药，整整待了3天。

长城断想

■孙彤

败，已经湮灭，荒草蔓生中偶尔露出的石块也因为坍塌而改变了它原有的存在，更或许明年今日，就颓废在岁月的无涯里，但风骨是永存的。长弓的铁箭穿不透，千年的大风也吹不透。

城墙上的路时缓时陡，千年的战火刻下永远的印痕，一块块砖石亦被无数脚步磨出了凹槽。每走一步，我都会惊叹，那一段段城墙连接了怎样的悲壮历史，我们的先人造就了怎样的撼世之作。其实长城不仅仅是用来防御的，它也是有进攻性的，坚硬的脊梁就是强大的军事依托。农耕民族向游牧民族发起主动进攻，不用从中原出发，而是始于长城脚下，长城就是大后方，秦始皇就是这样打匈奴的。大军先抵达长城附近，以长城为依托发起进攻，捷报传来就继续向前推进，失利就退回长城以内，长城会张开双臂，保护它的子孙。对于中原民族来说，任何一个关口

都可以作为军事基地，游牧民族从来不敢离长城太近，都离得远远的，至少上百公里。即便游牧民族突破长城，也没有办法摧毁这个雄壮的体系。长城就像一匹奔腾的野马，他们永远没有办法驾驭。既不能占领，又无法驻军，除了抢劫一圈之外，最后还是乖乖地退到长城以外，因为敌军深入越久，就越是后患无穷。明朝末年，皇太极率清军前后6次越过长城，第一次十万大军在北京城下和明军打了个平手，后面几次也只是抢掠了一些财物，第5次在长城附近中了明军埋伏，损兵折将，最后一次更是悲惨至极，清军回盛京（沈阳）后，城内“哭声连屋”。

长城是古时代速度最快的军事预警方式。一旦烽火燃起来，边防驻军收到预警，就能以最快的速度行进到长城脚下。长城不是只有孤立的城墙，关隘、楼台、烽燧，构成了严密的体系。我

军营纪事

每段记忆，都气壮山河

一

西北高原，群山绵亘，长天寥廓，雄鹰翱翔，古老的昆仑雄姿挺拔。

驻扎于此的火箭军某旅史馆内，发黄的老照片上，沟壑纵横的脸庞和胸前满挂的奖章形成鲜明对比。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军人，用施工队扔下的几尺长钢管，在“干打垒”土墙上写下“忠诚”。如今，土墙已无迹可寻，唯有忠诚永存。

骑兵连，这支伴随该旅成立而进驻的连队，担负着守护“国宝”的外围警戒任务。

在上土田存良的记忆里，绰号“冲锋连长”的老连长李乐最有军人气质——“骑兵连！冲锋！”他双眼圆睁，从腰间抽出一把雪亮的战刀，迎着呼啸的山风，喊出令人热血沸腾的口令。喊杀声中，整个连队像一束射出的羽箭，冲向“敌阵”展开射击，方阵聚拢展劈，拼刺……老连长总是冲在最前头。

策马扬鞭的潇洒背后常有伤痛伴随。“我们每天至少要上山瞭望6次，每周要在几十公里的巡逻路上走三四回。”田存良说，尤其是夏天，长时间马背颠簸，加上出汗，大腿内侧都磨掉了皮。摔马更是常有的事，瘀青、红肿司空见惯。最危险的要数冬天，因为草厚结冰，许多骑兵有过手臂摔骨折的经历。

“不过，当骑兵谁还没点小伤小痛。”田存良话锋一转，满不在乎地卷起右手臂的衣袖呵呵一笑，一道长长的疤痕清晰可见：“这叫光荣‘膀’！”

去年，田存良和几名战友巡逻，恰逢风雪天，能见度极低。红石山，是座被官兵称为“天堑”的石头山，光秃秃的山顶危机四伏。“踩到‘活石’就算是踩雷了。”为了给大家探路，田存良自告奋勇走在前面，却不想滚落一块“活石”，连人带马滚落，他抓住岩边拼命挣扎才死里逃生，手臂却被锋利的岩石划破，血流不止，留下深深的疤痕。

“砰砰砰……”清脆的枪声在草原回荡，骑兵连正在组织马上射击训练。“要想当一名好骑兵，必须练就‘铜腿、铁膀、金腰板’。”因此，官兵每天马术训练时间达5小时，每天骑行40公里……听到远处传来“水兵爱大海，骑兵爱草原……”，我们就知道，骑兵连的巡逻队回来了。

二

安谧辽阔的大草原上，牧民扬鞭，牛羊成群，青草阵阵飘香。

地下，“龙宫”深处的装检官兵，像呵护婴儿般对“国宝”进行反复检测维护，一场稳准精细的战斗正在进行。

“已经3个通宵了，张总工怎么还不出来……”车窗外，伴着时间的推移，气氛紧张得仿佛凝固了。

“这次检验我来！我是工作组组长。”会上，工程师张德富大马金刀地往马扎上一坐，不容置疑地说。这个被大家誉为“和死神共舞”的任务，又一次被张德富当仁不让地“占领”。

底下自然是没人吱声——老张的脾气谁都知道，他定下来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更何况这是一个大项任务。

一个人的操作，关乎“国宝”的命运。张德富右手握着雷管，左手把着检测仪，双眼瞪着指甲盖大的“雷口”，连大气都不敢出。装到第2个的时候，汗水已经浸湿了工作服。装到第4个的时候，老张不得不稍作停顿——他需要短暂的休息，来舒缓紧绷的神经。就这样，老张吃住都在洞内，陪着雷管与火药，整整待了3天。

守望昆仑

■陈小强

岳小琳

邢国庆

发青的指节，血红的双眼，煞白的脸庞……当老张跌跌撞撞从车间门口出现时，等待的人群沸腾了。他的出现，预示着号位传来最令人振奋的口令：“精确，锁定！”

大国卫士，工匠精神，一脉相承。

去年，该旅技术勤务营二级军士长季永强带着战友对洞库内种类繁多、技术指标和性能分类繁杂的产品进行检验。

“不行，这批设备有问题，赶紧联系专家！”

一批设备螺丝钉漆封看似完好，可用手转动却有略微松动的迹象，经验告诉季永强，这不能有半点马虎。他立即停止操作，连夜联系专家。后经多名专家鉴定：若不是他们及时发现，隐患太大了！

三

宽厚的阳光顶着凛冽的北风颤抖地弥漫开来，给大地淡淡地披上了一层遥远的暖色。地上，一片岁月静好；而地下，一代代军人以生命守护着镇国之宝的安危。

那天，连队接到命令，紧靠“龙宫”的某地段起火，情况危急，急需支援！

当小分队赶到时，唯有刺眼的红。狂风掀起肆虐的火舌，被手持灭火器的战士狠狠抽击，各类灭火器材都派上了用场。当最后的火星熄灭，在那群被熏得只能看见一口白牙的士兵中，少了两张年轻的面孔：上等兵赵敬伟、列兵钟光辉。

此刻的他们被烧伤，正在医院抢救。

忍着撕裂般的疼痛，清醒过来的两位战士睁大眼睛努力查看周围，除了自己身上木乃伊般的绷带，还有身边一脸焦急关切的指导员。

“指导员，火……”两张嗔嘴的嘴唇异口同声。

“灭了！”病床上的两人又忍着剧痛相视一下，眼神中有欣慰，还有担忧。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部队？”两双澄澈的眼睛同时望向心中已经泪水决堤的指导员。

“尽快！部队，永远是你们的家！”

那天当我们的车开出哨所后，忽然听到背后回荡起雄浑的歌声。“这里的山脊，高过云天；这里的太阳，晒化石头；这里的孤独，没有尽头；这里的哨所，守望在高天里头……”车里的我们不由而同循声回过头，只看到蓝天下那猎猎飞舞的五星红旗……鹰翔长空，马驰莽原。

此身戎边，无须多言！

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找到了很多独创性的方法，不管现代人有多聪明，总着我们的视线到达不了的角度。横亘了数万里的城墙，阻隔的何止是塞外风雪，还有冷清、荒凉和数不清的外患。

看过江青月白，吟过离离悲欢，战马的嘶鸣回荡在耳边，士卒的汗汗还浸润着苍凉梦境，黑色的砖石早已沉默地躺在群山之中，被这千年的风雨铸入无尽的沧桑。那泊在城墙之上的铁炮也是如此，只是今日的沸腾不再是隆隆轰鸣的火炮声，而是喧嚣鼎沸的人语，笼罩长城几千年的风云际会，思古之幽情，都迅速成了过眼云烟。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望向天空，长城让我感到太沉重了，把我的心变得像野地一般。在这野地之上，我的脑海里试图去演绎长城上那些发生过的景象——边陲上点燃过的烽火狼烟，城墙上浸渍的殷红热血，厮杀中吹响的声声号角。胡笳悲咽，羌管悠悠，连天烽火、猎猎旗帜，一个个戍边将士屏气以待的身影……但我更喜欢站在城墙上任风吹拂的感觉，脚下虽然是古老的战场，但阳光和清风让我感觉到清明，阳光照耀处升腾起来的，正是将士们不死的浩然正气。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一

众所周知，盐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元素。一个人长久不吃盐，就会全身浮肿无力。一个国家或组织在盐的供应上出了问题，国家或组织就会有瓦解的危险。盐不仅是调味品，还有清热解暑、凉血等功效，《别录》云：“（盐）主下部匿疮，伤寒寒热。”《本草拾遗》云：“……（盐）杀虫，明目，去皮肤风毒……”

可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盐的供给成了问题。国民党为把红军困死在井冈山，在进出井冈山的所有通道都设了卡，对一切往来人员物品都进行严密审查，对盐、药等必需品严加封锁。严酷的封锁，让井冈山成为了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中国最为寡淡的地方。

盐的问题让整个根据地陷入了极大困境。因为没有盐，许多红军战士和指战员身体出现了状况，部队操练时，训话者的声音中气明显不足，不得不借助大量手势。出操的战士动作变形厉害，有的腿脚就跟踩在棉花上一样。小井红军医院里的伤员越来越多。盐的缺乏让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不免叫苦：“……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有时真是到了极度。”“永新、宁冈两县没有盐吃，布匹、药材完全断绝，其他更不必说。”（《井冈山斗争》）

没有盐。湘赣边界从领导到战士以及群众都行动了起来，加入到盐的保卫战中。

二

在红军医院，老病号、红四军11师师长张子清终于从病号饭里吃出了一丝久违的咸味。虽然这咸味并不纯正，与他早年在黄埔军校做教官时的饮食没法比，可他还是露出了笑容。从这顿饭他知道了，湘赣边界发起的轰轰烈烈的熬硝盐运动已经有了成效。

张子清并不怀念早年那纯正的盐味。作为云南讲武堂的毕业生，他拒绝

军营向日葵

■周永温

夜的战备值班，且留作次年的种子。

我细细欣赏着向日葵的整个生长过程。只要有阳光，有雨露，它就能把根须紧紧地扎入大地，汲取大地的营养。向日葵从发芽到盛开的这一段时间，它的花盘总是追随着太阳由东转向西。太阳下山后，它又由西向东慢慢地回过回头，大约在凌晨3点钟时，它又朝向东方，等待新一轮太阳的升起。

向日葵，追随太阳，追求光明，是名副其实的太阳能花。此后，每年，我都在报房前面的排水沟边种上向日葵，报房的战友们也积极参与种植、管理。此时的向日葵，已经不是单株独苗，而是一个向日葵的群体了。每到仲夏花开的季节，向日葵也像身穿绿军装的威武的士兵，它们排成一字横队，个子高低相仿，躯干挺拔坚强，一身正气，精神抖擞，花盘总是向着太阳转动，动作整齐划一。此情此景，我总会想起我们经常唱的那首军歌：“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向日葵花开最美的时候，是边境作战的那一年。那一年，向日葵长得格外健壮，它的叶子也特别茂盛，花盘特别硕大，籽粒也特别饱满。上级指令我所在的无线中队抽调一名无线电报务员参战，我第一个报名，但是很遗憾最后上级从众多报名参战的战友中选中了情报台台长王延平。当王延平从边境胜利归来时，正是向日葵花开得最美丽的时候。

6年的军营生活一晃而过，1982元旦前夕，我即将退伍。退伍前，我挑选了一个最大、籽粒最饱满的向日葵花盘，连同战斗了5年多的报房电台战斗岗位，交给了新来的战友，告别了我的军营向日葵。

文学
作品

长征

第4476期